

江湖馬試



卧龙生著

试马江湖

卧龙生 著

下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期单

个日期为

日期

试马江湖

卧龙生 著

出版：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印刷：湖北省武穴市新华印刷厂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23.75 字数555,000

1988年3月第一版 ·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50,000

书号：ISBN7—5039—0221—3/I·143

定价：7.80元

第十一回 伏梁偷听醉酒语 怪身露世大侠惊

寻思了半刻，秦快皱眉道：

“话不是这么说，没个目标如何寻找？是要找一间密室，或是一个机关，一张藏宝图，一样能使圆环分裂的东西，到底是那一种，总该说出来吧？”

圆月报复性的冷笑道：

“那是你的事，你自己去头痛吧！也许摸索个三年五载会搞出个所以然来。”

秦快冷下脸，深沉的道：

“姑娘说话最好三思而言，不要为了逞口舌之利而坏了令主母整盘计划。”

圆月本待走开，闻言止步，冷笑道：

“怎么？你又有何惊人之言？”

秦快视线扫了圆月一眼，不似笑的一笑：

“圆环内秘跟在下可说毫无牵连，反而跟贵方有关系，姑娘如此虚与委蛇，在下不悦之下拂袖而去，令主母回来，试问姑娘如何交待？”

圆月怔忡须臾，突地冒出一句：

“就说你死了！”

秦快站起身来，深沉的道：

“法子是对的，但其中颇须费心思。”

其一，人死总该留下尸体，你到那里找一具跟在下十分相像的尸体？

其二，谁来帮你圆谎？

其三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令主母会相信你说的话么？她千方百计不想在下殒命，突然告之这个消息，她第一个牵怒的是谁？姑娘三思，三思！”

变了变脸色，圆月咬咬牙道：

“秦快，真不是个东西！”

秦快不愠不怒，道：

“在下只是在述说一项事实。”

背过身子，圆月道：

“主母久不见你来，出去打探，这二天一定会回来。”

说完人已在丈许外。

秦快坐在石凳上，做菩萨低眉状，喃喃道：

“她若碰上阿爹、阿伯，不知是怎样一副情景？”

抬眼向花草丛望去，似乎想从它们之中瞧出些花巧。

小贡子静来到他身后，秦快若无所觉，两人仿佛石像般定在那儿。

良久，秦快姿势不变，闲闲的道：

“小贡子，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多？在下差点认不出来，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；听说‘女大十八变’倒也很有道理。”

小贡子稚嫩的嗓音不变，道：

“是大哥迫我非改变不可，久了也就习惯。”

不经意的一笑，秦快道：

“令兄确系人杰，像这码事在下就办不来，与令兄一比，在下显得太粗俗了。”

小贡子顽皮的捉弄道：

“刚才对那位姑娘，秦兄极尽尖酸刻薄，怎么这回就如此谦逊，自甘菲薄了？”

微微转身，秦快笑道：

“好啊，原来小妮子在一旁偷听，让在下想想，该给你点什么惩罚？”

轻哼一声，小贡子有恃无恐道：

“你敢罚我，瞧我肯不肯将事情告诉你？”

秦快没辄，只好投降道：

“好，不罚，请告诉在下，这座山庄有几处神秘地方？”

顿了顿，小贡子沉吟道：

“这座山庄有九处大院子，其中以‘万寿园’及‘无花园’最奇特，听大哥提起，‘万寿园’当初为‘洗涤山庄’总堂，庄主坐镇其中，而‘无花园’为其夫人及侍妾所居，若有什么秘密，应该藏在这两处才是。”

不置可否的颌首，秦快道：

“女人大都爱花，‘无花园’中果真无花？”

小贡子恬然道：

“不，听说庄主夫人酷爱花草，‘无花园’中植满珍异花木，却又恐有一天会失去它们，就名为‘无花园’在心中自先警惕，以防一旦无花会禁不住刺激。”

“这位夫人可真古怪的很。”

“还有更奇怪的呢？”

“哦！”

小贡子清脆的嗓音响起：

“据说庄主不爱花木，却喜与动物为伍，‘万寿园’中饲养不少狮、虎、豹、狼、蛇、马、波斯猫等等，本欲名之‘万兽园’，因家臣反对才作罢。”

好奇心被挑起来了，秦快道：

“庄主夫人爱不爱野兽？”

皱皱小鼻子，小贡子道：

“我想再凶悍的女人对那些玩意儿都会敬而远之。”

想起冷玉环对蛇的厌恶，秦快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，忽又忍不住失笑道：

“这对夫妻的兴趣可真是南辕北辙，天差地远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心思一动，沉思起来，小贡子道：

“秦兄，你想到什么了？”

沉默了片刻，秦快把头一抬，凝重道：

“在下突然想到，庄主爱兽，夫人自然不敢接近，而夫人恋花，庄主也没兴趣接近，二人久而久之，必然貌合神离，会不会因此导至‘洗滌山庄’溃亡的原因之始？”

吃吃笑了，小贡子道：

“秦兄别钻牛角尖了，一个武林世家的维持并非只靠庄主夫妇，其他高手才是主力。”

摇首，秦快微蹙着眉，道：

“在下不敢苟同你的想法，让在下好好想想，也许能寻出些端倪。”

小贡子拉起秦快，道：

“到‘万寿园’和‘无花园’实地看看，不是更有效果么？痴痴呆想并不管用。”

谁忍心拒绝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的要求？秦快和她素识，更狠不下这个心了。

小贡子满心喜悦拉着秦快想越过吉塞尔等人住的院子到“万寿园”，突然被五位孪生子围住，须抬高头才能看见对方面目，叫道：

“喂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”

秦快轻轻抽回自己的手，无奈的道：

“你看吧，在下要你绕路偏就不听。”

“从这儿比较近嘛！”

“欲速则不达，记住，小姑娘。”

“别教训人，我来打发他们。”

秦快望着比自己高出二个头的山塔般大汉，再望望比自己小一个半头的小贡子娇小的身子，不禁莞尔

小贡子瞧破他心思，不快道：

“别狗眼看人低了，让你见识见识姑娘的厉害——”

尾音尚在空中跳动，忽地手一扬，几点寒光疾射挡在面前二名大汉双目，二个壮汉连忙后退闪避，小贡子趁机拉着秦快从隙溜出。

正待得意之际，吉塞尔赫然出现在面前，小贡子又是二点寒星射出，吉塞尔不退不让，以一柄大刀将暗器反击回来！

秦快忙将小贡子扯到身后，袍袖一挥将暗器扫除，这时

身后的小贡子不留神，被其中一名大汉捉起高举双脚腾空，惊呼出声。

秦快闻声舍弃向他攻来的吉塞尔，长刺倏地飞卷捉住小贡子的手臂。

长刺越缩越紧，但那名大汉毫无放手之意，腾出一只手甩弄断长刺，其他四名大汉及吉塞尔正向他攻来。

秦快眼见那名大汉的巨掌紧握小贡子纤腰，有愈缩愈紧之势，小贡子痛得眼泪直流，当下不再细思，发劲使力，长

刺如绞刀般绞断那名大汉手腕！

“嗷……”

大汉惨叫如雷，小贡子则失了重力，直往下掉，其他四名大汉忙照顾断腕的兄弟，吉塞尔则挥刀向小贡子掉下之势砍去！

动作是连贯的，秦快先发制人，长刺疾答吉塞尔，吉塞尔不想一命换一命，只好放弃小贡子，暴退数丈。

秦快及时接住小贡子下坠的身子，关切的道：

“怎么样？没事吧？”

小贡子双手环抱住腰，透口气，呻吟道：

“痛……痛死我了……”

秦快连忙柔声安慰道：

“忍着点，在下马上送你回去。”

冷森的一笑传了过来，吉塞尔站在六尺外道：

“姓秦的，你伤了我手下一员大将，不留下点什么，就想走了么？”

秦快冷煞着脸，冷森道：

“那是他自作自受，也能说你是这位主人教导无方，居然对一名小姑娘下此辣手。”

“咯登”一挫牙，吉塞尔的模样仿佛要吃人：

“你敢侮辱我——”

“都动手了，还在乎骂几句。”

秦快神色凛烈，声音冰寒：

“吉塞尔，在下一直礼让于你，你道在下含糊你？错过今天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吉塞尔看出秦快想走，忙吼道：

“上啊，别让他逃了，为阿大报仇——”

四名孪生子气汹汹朝秦快逼来，秦快倒退三丈，喝道：
吉塞尔，你是懦夫——”

一手抱住小贡子，长刺挥出一股劲力阻去敌人攻势，秦快一个寿身翻墙而去。

将小贡子送回去，秦快自然被小豹子横眉竖眼骂了几句，他只好苦笑承受。

出了“平阳居”，秦快信步往“万寿园”踱去！但见石子地上尘沙灰土触目，到处一片荒凉，十多年来，走兽横越痕迹早已不存在，只有从几处生满斑锈的铁栅栏或兽龙，知道当年主人曾饲养不少野兽。

踏进“德威堂”，秦快第一眼就瞧见尽头的雕龙太师椅，上头高悬一横匾，金字书就“忠义千秋”，只是金字再也不耀眼，污浊得很，触目只有一字可形容——脏！

秦快突然想起丁嬀家的假灰尘，信手以指拈椅，触手不适，就知道是真的灰尘。

十多年无人整理的屋子，虽然依旧坚固，但那股霉味的确呛鼻，秦快流览数眼，退了出来，又看了其他几处，也看不出有何神秘之处。

低首沉思，秦快边走边想：

“看了半天，满脑子都是灰尘泥沙了，有何蛛丝马迹也全被遮盖住，无法查个所以然来。”

无法可想之下，秦快决定采用最笨的法——将所有的灰尘泥沙清出去。

当然，他是懒得自己动手，此时正是农闲时，秦快出庄找来一批壮实的农夫，付给他们半月的代价，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干净“万寿园”及“无花园。”

农夫们欢欢喜喜的工作，做得快三两天打扫好，其他十余天的工资就是净赚的了，可是，“万寿园”及“无花园”乃此庄最大的院子，再快也须八九天才能弄出点眉目，还好秦快并没有苛求织尘不染。

二十一天过去。

勤快惯了的农夫将“万寿园”及“无花园”整理得出乎秦快意料之外的干净，虽然还有点霉味，但大致已恢复昔日的八九分，没什么好挑剔的了。

过来参观的乔家兄妹也直呼“够气派”，只有乔鹰有些黯然神伤，秦快奇道：

“乔兄，你在为谁伤心？”

强笑一下，乔鹰道：

“传闻‘洗涤山庄’当年名列四大世家之首，十多年的沉沦，直到今日才得见旧颜，不免令人感伤。”

古怪的看了乔鹰一眼，秦快道：

“乔兄真是多情，在下只是有些感慨罢了，不似乔兄那么感情丰富，就像……对了，触景伤情，难道乔兄以前来过这儿么？”

连忙摇头，乔鹰失笑道：

“山庄尚存时，在下还是个不懂人事的小孩，来此做什么？恐怕在门溜口蹴，都会给人赶走。”

小贡子扯扯乔鹰袖子，道：

“别尽嘀咕了，大哥，咱们不是要帮秦兄找找看有什么奇特的事情？”

乔鹰怜爱的看她一眼，问秦快道：

“对了，‘冷姑’没有告诉你到底要找什么？”

皱皱眉头，秦快烦躁的道：

“别提那神经女人了，说什么找一栋楼，这座山庄最少也有二三十座楼，不跟没说一样？”

小贡子插进来道：

“也许她的意思是要秦兄找出隐形中的楼，或这山庄中最奇特的一座楼。”

寻思了片刻，秦快吁口气，道：

“圆环上刻着‘楼’字，莫非是指阁楼的‘楼’？”

小贡子把握十足的道：

“一定是，我们分头寻找，定能寻出所以然来。”

“等等！”秦快叫住小贡子，道：

“你不要单独行动，和令兄一起才不会被吉塞尔所乘。”

接着又取出圆环，深沉的道：

“在下想了很久，也很多，这枚圆环及乾坤玉佩上的黑珍珠是各自独立？抑是须结合生效？目前还不能确定，却不妨假设圆环有几处功用——

其一，它可能是一枚开启机关的钥匙，三位若有发觉如圆环大小般钥匙孔，那好极了，请通知在下一声。

其二，是在下做过的梦，圆环中内藏乾坤，也许某一座楼中有能使圆环避开的秘辛。

其三，问题出在圆环上刻的花纹，也许它代表某一种我们不知道意义。

其四，这是最后一步了，万不得已只好敲碎玉佩，取出珍珠，和圆环嵌合，看能不能出现什么奇迹？”

乔鹰三人听了直点头，小豹子道：

“秦兄，我和你一起，小豹子和大哥一起。”

秦快颌首，这时酒鬼抱着酒坛子施施走来，打嗝道：

“还有我，小老弟，老子跟你走一起。”

小豹子抢着道：

“不成，白叔，你跟大哥一起，也好照应小贡子。”

不服的哼一声，小贡子不快道：

“我的功夫又不比你差，为何将我看成跟豆腐一样？”

秦快看他们又要开始斗嘴，忙道：

“小豹子和小贡子走一起吧，一路上才不会寂寞，老兄，咱们走吧！”

说完掠向“万寿园”，酒鬼连忙追了上去。

“无花园”里，昔年庄主夫人酷爱的奇花异草，大都是高贵的品种，经不起十多年来无人照料及风吹雨打，早已死得干净。

秦快未雇人整理前，“无花园”中长满不少从远处被风吹来的种子长成的野花杂草，这几天，已被那批农夫们拔除个干净，到处光秃秃的，显得十分荒凉。

不过，精致的阁楼栏干，小亭拱桥，衬托出一份雅致，几许秀逸飘灵，温柔甜蜜，硬是与“万寿园”的粗犷，形成二种差异极大的味道。

酒鬼咕噜喝一大口酒，以袖子擦拭酒渍，哈气道：

“奶奶的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半月前老子打这儿经过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委实不舒服之极，那像现在，脚不留尘，走起来轻快多了。”

又灌口黄汤，淘淘不继续道：

“还有你知不知道，小子，这地方没整理前，一到晚上，阴森森的鬼气好重，娘的，走过一次，老子再也不敢一

个人晚上经过这里，说不定那些死得不明不白的女鬼，倏地出现在你身后，鬼手鬼脚乱来，岂不吓人？”

一口真气吸了一注酒泉到嘴里，秦快漫不经心道：

“你如何知晓这里的女人全死得不明不白？”

以酒坛子倒酒姿势遮住面孔，酒鬼打哈哈道：

“这道理很明显，‘洗涤山庄’突然覆亡，自然是仇杀，那些女人自然死得极不甘心，因为谁也不知道仇人是谁？阎王问起来也无法回答，只好做孤魂野鬼了。”

“倒也有理。”秦快漫应一句，突地又冒出一句：

“老兄可不可以把酒坛子让人了？”

酒鬼双臂抱紧酒坛子，道：

“你这小子不时偷袭老子的酒，‘呼’的一口气就吸去了一大碗，再将坛子让给你，老子喝西北风？”

干咳一声，秦快七情不动的道：

“在下是替时间着想，帮老兄喝几口，才可以快点开始着手调查，是不？”

“呸”了一声，酒鬼没有好气的道：

“在老子面前，你小子少来这套口是心非，你的真面目别人不清楚，老子会不明白？在那个洞窟你的吃人不吐骨头绝招，老子已领教多多，敬谢不敏！”

秦快苦笑，没想到冷玉环的外号会被人安在自己头上。

斜睨了秦快一眼，酒鬼意气风发的道：

“无话可说了吧？我说小老弟，不是老子倚老卖老爱教训你，做人要厚道一点，吃亏才是福，切记，切记！”

秦快忍不住口出脏话：

“去你娘的，简直一派胡言，不知所谓。”

当下不再理会酒鬼，秦快绕着阁楼一一伫足欣赏，每栋楼宇均题有秀气诗意名字，如无花楼、吟月小楼、梅兰阁、竹菊轩、优昙华楼……，共有十二座小楼。

酒鬼也故作斯文跟在后头欣赏，忍不住道：

“小子，你心理可不要以为庄主这么色，爱动物的人通常对女人就不感兴趣，据我所知，这些楼大多是从前庄主未出嫁的姐妹所居。”

回身看了酒鬼一眼，秦快道：

“你走在后头，怎么知道在下心理在想这些？”

饮口黄汤，酒鬼手指差点比在秦快脸上：

“看你胎毛未脱，一副乳臭未干的模样，却懂得把双贼眼盯在这些阁楼上，其心昭若日月，想抵赖亦不成！”

秦快慢条斯理，一字字的道：

“姓秦的若贪爱女色，早已子孙满堂，不可能只有在下这么一个后代。”

摆摆手，酒鬼不信的道：

“下一代不比上一代，谁知道你秦小子在想什么？”

“你想知道在下想的是什么？”

酒鬼大刺刺的点头。

秦快流览一眼精雕细琢的阁楼，似笑非笑道：

“在下在想，如果庄主是在下，在下会饲养更多更可怕的野兽以壮声势。”

酒鬼不解的眨眨猪泡眼，道：

“为什么？难道你跟庄主有同样的癖好？”

摇摇头，秦快眼中闪着笑意：

“因为在下想不出除了与野兽为伴，有什么法子能闪避

那群女人的纠缠。”

打鼻孔里重重哼一声，酒鬼不屑道：

“你这小子别将自己形容得像圣人似的，也不害臊！”

神色不变，秦快缓缓道：

“人各有志，勉强不来，其实老兄心里明白姓秦的是那一种人！”

哼了哼，酒鬼咕哝道：

“鬼才明白！”

摇摇头，秦快和悦的道：

“别再争执这个了，老兄要同在下一道行动？抑是自个到别座楼逛逛？”

又喝口酒，酒鬼胸有成竹的道：

“欲速则不达，二人一道看得仔细些，不会漏掉小地方，成功率也就大了。”

秦快唇角动了动，几乎是自语的道：

“恐怕这遭功夫是白费的了。”

抬眼看见酒鬼以诧异怀疑的眼神看着他，秦快摆手道：

“请吧，老兄，由你选择从那一栋楼开始？”

想也未想，酒鬼眉梢子一扬，断然道：

“无花楼，当然是‘无花楼’！”

秦快一拍掌，略略提高嗓门道：

“好极了，正合在下心意，老兄真解人也！”

“解你的大头鬼！”酒鬼泼冷水道：

“‘无花楼’不问可知是昔年庄主夫人寝居，就算她与庄主再不合，毕竟是结发夫妻，有什么重要机密也只会告诉她；你小子自作什么多情？”

摸摸鼻子，秦快不介意的道：

“走吧，老兄见解深辟，对于此次寻访定有腹案，在下委为扈从，一切唯老兄是命，嗯？”

心里十分受用，表面上却一派不在乎，酒鬼道：

“娘的，你就生了张巧嘴！”

一路无话，二人转回“无花楼”，楼下是间小厅，及老妈子、仆婢的住处，还有间小厨房，没啥看头，二人将目标指向二楼。

木梯十余年来乏人修护，已有些松垮，而且千疮百洞，以前用以铺除的地毯，早已无法确认原先是什么颜色。

二人尽量放轻脚步，小心上楼，还是走得有点心惊胆颤，好歹总算上了楼，酒鬼喘气道：

“娘的，比跋山涉水千里还累人，那群农夫也真好度量。”

秦快不表示什么，心理明白那些农人是见怪不怪，因为他找的全是家境较清苦的，农闲时爬上屋顶修理摇摇欲坠的茅舍、猪舍都不害怕，何况只是爬几层楼梯。

仔细打量二楼的格局，一间小厅，一间以前可能用来养花的小温室，及一间大卧房，木造的家俱经不起十余年来的风霜，或腐坏，或烂旧不堪，纱帐椅垫床褥都快化成飞灰，只有依稀从格局上看出昔年富豪夫人的气派荣华。

秦快寻得很仔细，上至天花板，下至地板，都经过一番勘察，将家俱全移了位，连床都要酒鬼帮忙移开，一寸寸的看，一分分的敲，甚至墙角都不放过。

酒鬼话说二人找比较仔细些，其实全是秦快在做，他跟在后屁股后加意见，赞道：